

小县城的生活就是慢生活。然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,过慢的叙述会干扰写作的节奏,使之一而再再而三地停顿迟滞下来,让你松懈、兴致索然。



◇一段时间,我迷恋于词语梳理。对词语的偏爱,常常让我驻足良久,追溯其本源,这使我对生活有了些迫切的新鲜感。

仿真 虚假的善意说法。
必须 原先是副词,现在是动词。供调侃之用的口头禅。前提是,你必须了解和感应事情的前前后后。

毛毛 咱们家的小狗,很多孩子的小名。

先锋 一切原创皆先锋。先锋不现实。先锋真实。先锋行走在歧路上。先锋是一种气质。先锋触及的是你的心脏。高山仰止,是先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这也使得先锋活化为最永久的传说。

七月三十 农历或阴历。所有的日历上都找不到对这个日子的命名,却是民间实实在在的鬼节,祭奠那些流浪的灵魂。于是女工们纷纷送上申请:“今天是鬼节,怕鬼,不加班。”或“鬼节,不加班。”或“怕鬼。”或“今天鬼节。”厂长愤怒地冷笑:“不加班?既是节日,怎么没有成为法定假日?哼,念你们初犯,奖金就不扣你们的了,都给我干活去。”

阁楼 住在阁楼里,让你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,看得见风景,且一览众山小。阁楼往往无人问津,貌似尘封的通天塔。阁楼坚固,自闭。阁楼很小,但是有容乃大。阁楼里的生活是云上的日子,因为始终要面对自我和形而上,所以又玄妙又踏实。

感谢 最易于表达的一种方式。一个人取得成功的时候,总是感谢他人的帮助,忘了感谢自己;一个人获得利益的时候,总是感谢自己的机巧,忘



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,时间是一面最好的筛子。

时间是一面筛子

□杨涛

那个黄昏我照例出去作“美学散步”,因厌倦了常走的那几条路经,便决定另开新路。于是拐进一条路面稍宽、行人稀少的巷子,迎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,是多年没见的志丹兄。

我没有志丹的微信,有几次通过别人的微信才知道他的一些情况,依旧认真地“读苏研苏”。在我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。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笑说:“读书人永远年轻,看来此话不假。”我们先是聊了他的老师戚豫章。志丹是个“苏钺迷”,话题一转,便转到了他刚完成的《苏轼正体书法探析》一书上,并说正在策划出版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说:“小隐于野,中隐于市,大隐于朝。”按职业分,志丹兄大概属“中隐”。今时不甘处于中隐位置者甚多,安于“随月有俸钱”者亦甚多,独如志丹于“非忙”之时隐于学问与艺术者不多。

新人展、推新人大赛等等,历来是各级艺术家协会选拔新秀的重要途径,可如今呢?好好的经,硬是给念歪了。弄虚作假、找关系、临时抱佛脚成风。不少下了真功夫的、优秀的上不去,投机取巧的却一路绿灯。某市在全省一新人展中入展获奖人数夺得第一,表明该市又有一大批艺术爱好者将跨进省级艺术家协会的大门,是该市文化繁荣的有力证明,可该市在官方发布的一份报道中严肃指出:“另一方面,令人担忧的是……从现场填写的问卷调查表透露的信息可知,作者中大多学习时间短不长,有的只是参加了突击培训……不少作者直接借鉴今人或培训班导师作品,沾染上了时风的习气。”该展的评委,都是行家里手,不可能看不出那些作品中存在的“蹊跷”,还有后来的现场考试,真相完全可以一目了然,可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?

可怕的是类似这样原本好端端的举措,到后来反倒成了艺术创作和学习风气败坏助推器的现象,大家已经见怪不怪。

就在前天中午,一个强大的公众号推出了某艺术大展的报道,并发布了参展作品。昨天中午,也就是在消息发布了24小时之后,我忍不住在留言栏里写了16字留言,不过被两条婉转善意的建议,可是未被“精选”。午睡醒来,翻看了一下所有被精选的留言,竟然只有区区三条。大展,24小时,3条留言。稍作思索,不由得想起掩耳盗铃的故事来。

小时候每到收获季节,常见母亲挑选谷物,先用筛子筛,然后迎风扬,一会儿,筛子里便只剩下籽粒饱满的了。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,时间是一面最好的筛子。我相信,若干年以后,人们记住的,便只有像志丹这样潜心于艺术和学问的人,以及他们的作品。

词语与梦境

□罗望子

了感谢他人。

那么 没话找话或思想短路的征兆,故医嘱慎用。

知识分子 那时还在学校教书。有一次和教务员发生了争吵,互不相让。末了我说,我是知识分子,懒得理你。教务员盯着我,突然笑岔了气。且逢人便说,这小子竟然自称知识分子。若干年后,我再次遇见已经升任后勤主任的教务员。他对我一脸的尊重,令我很不自然。其实我是多么希望他嘲笑我,再嘲笑一下所谓的知识分子呵。

童年 童年是另一个行将消失的记忆。童年时代总有一个自由自在的井中男孩。他的头上有一块或几块瘢痕。他的鞋子总是右脚先破,怯怯地探出他的小趾。他喜欢把手指头含在嘴里,痴痴地看天看地,看送信的人,看蚂蚁搬家。童年是去逮知了,或者拿着竹竿够打人家枣子梨子。童年是一路狂奔。生如夏花,就是有过童年的感觉。失去童年的人,等于掐断了想象的源头。

属于自己的生活都应该是慢生活。诗人说:不要着急,转一圈,那道菜就是你的。小县城的生活就是慢生活。然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,过慢的叙述会干扰写作的节奏,使之一而再再而三地停顿迟滞下来,让你松懈、兴致索然。

◇另一段时间,我又坠入到奇异的梦境。奇异在于,在梦境中,我如鱼得水。我似乎成了一个集梦爱好者。《石板街》其实也来自我的一个梦。梦思灵感归,还是有点道理的。

梦境之一:由于明天去农场摘棉花,下午我们早早地放学了。教室里只剩下我和她。我负责关门落锁,便问她怎么还不走。她说,你还能管班

长吗。我说我还懒得管你呐。我把钥匙扔给她,抱起我的小板凳。她把钥匙扔回来,问我抱着凳子玩什么。我说带回家,你不带吗?我们的教室门窗破旧,每次停课复课都得抱着小板凳来来往往。她不屑地瞅瞅我,说真是个乖孩子,说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。我很愤怒,又无可奈何。我比她大个把月,却比她矮半个头。她不带,我也只好不带了。教室里只剩我们俩的小板凳,用脚踢到讲台下面,它们就成了一对可爱的小枕头。我跟着她往外走,走出校门,她停下来,我走到前面。在此,我们应该分手,她向西,我向东。可是没走几步,我忍不住回回头:她竟然跟在我后面。我慌慌道,你跟着我干啥?她一挺胸一昂头:大路朝天,你管我往哪走。她是班长,还是个美丽的女孩,她怎么耍横都不为过。我们经过女校长的房子。女校长的家是一长溜的平房,有三个门。我蹑手蹑脚,屏住呼吸,正想溜之大吉,女校长的儿子从一扇门里冲出来,扯住她的一条藕段似的胳膊,我只得扯住她的另一条藕段似的胳膊。我的力气小,只能苦苦支撑,不过我愿意一直苦苦支撑下去,不为别的,只为能够一直扯住她的藕段似的胳膊。她好像看穿我出工不出力的念头,红润的嘴角嘲讽地翘起,一甩手,便脱身了。没走多远,另一扇门里又伸出一条手臂,扯住了她。看样子,女校长的儿子不想就此罢休,而她则听之任之,似乎有想进去探个究竟的想法。这次我恼了,狠狠地扯住她,指甲似乎刺进她的肉。一路上,我一直紧紧地扯住她,似乎一松手,她便会风筝一样飞上天。进了家门,我目瞪口呆:一碗热气腾腾的蛋茶摆在桌上,母亲拱着手,笑咪咪地看着我们俩。前些天,母亲让父亲

痛揍了一顿,一副要斗争到底的样子,哪里有个笑脸!今天这是太阳从西方升起了。她甜甜地叫了声“姨妈”,便拿起筷子。母亲把我拉到锅膛口,先是我竖起大拇指,继而抵着我的耳朵说,你小子比你爹能耐哩,有戏!这是哪跟哪呀,我一头雾水。母亲不管不顾接着说,听着,给我盯紧点,这么好的媳妇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。我们在农场待了一个星期,摘了十亩地的棉花。摘棉花的时候,我一直不离她的左右。她的任务基本上都是我帮助她完成的。我知道我是个懒惰的孩子,我不知道那些天,我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勤劳。她也乐得坐享其成。这次学农活动,我收获了一个“劳动模范”称号,她把一块半的工钱也给了我:偷偷地塞进我的口袋。还把她柔软的小手伸进去,生怕我裤子的口袋有洞,搞得我一阵眩晕。站立不住。好不容易站住脚,我把那一块半翻出来,塞进她的口袋。我触摸到了她的身体,又是一阵眩晕。站立不住。同样的动作循环了三番五次。我说,你不能这样做。这是你应得的,她说。我说,你不是在骂我打我么,我是那样的人么。这是你应得的,她说。她说,你晓得吗,在你摘棉花的时候,我在干啥吗。你在干啥,看小人书嘛。她白了我一眼说,我睡在地下,睡在薄荷地里。我最喜欢薄荷的味道,你不晓得吗。我在梦中多次睡在薄荷地里,身上还爬满了来来往往的小蚂蚁。你圆了我的梦。你不仅圆了我的梦,还让我的身上爬满了小蚂蚁,痒的。你不仅让我的身上爬满了痒人的小蚂蚁,还让我的鼻尖上停着一只小蜻蜓。所以,她说,我也要圆满你的梦。我的梦,我的是什么。我有梦我怎么不晓得。做你的媳妇呀,她笑咪咪地说着,突然脸色一变,怎么了,你好像不太乐意呀!



水之韵

许丛军撰

我爷爷听蟹时,爬过来的蟹还要多,那啧啧的声音,你想象一下。



听蟹的故事

□江徐

这是真的,因为我听来的故事,讲故事的人强调“这是真的”。

秋天了,八月半前后吧,他就会在半夜时分去听蟹。在启吾东疆一个叫秦潭的海边小镇,就是传说中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路过此地,避风雨、尝文蛤饼的那个小地方,他是这里人。

他家门前有条窄闸河,东西走向,一直往东流啊流,就到了篙支港。也许不是篙支港,也许是讲故事的人记混了。为什么叫篙支港呢?是说这港像竹篙一样宽呢,还是像竹篙一样窄呢?我问。讲故事的人让我别插嘴。于是继续往下听——

窄闸河东西走向的,篙支港南北走向的,交接处形成一个T字。他家就住在T字处。对了,他是讲故事的人的爷爷,如今已故去。他在门前河堤上做了个坝,又在坝上开了个小槽口。这些是前期准备。刚才说到八月半前后,夜里,吃过晚饭,和大家嚼会儿蛆,估计十一二点,家里人上床准备睡了,他就提一盏马灯,一个人去河坝。八月半前后月光不是汪汪亮的吗,还用马灯做什么?我不是故意抬杠,是真的

存此困惑。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,讲故事的人说。

到了河坝处,马灯往槽口边一放,他开始蹲着,抽水烟。河水不是流动的吗?加上蟹有趋光性,它们就往光源爬过来了。一抓,一只,一抓,一只,抓了就丢进背篓里。回来的时候估计两三点了。那相当于一整夜没睡觉哦。我又忍不住发表感想。

回到家,他把一背篓的蟹腌好弄好,才脱衣睡下。早上起床,白米粥,腌河蟹,剥开来,那个蟹黄呀!那个好吃呀!讲故事的人由衷感慨着,对蟹黄的美味回味起来……我又忍不住插嘴发问了:为什么叫听蟹呢?蟹是用耳朵听来的吗?秋天

的蟹啊,多壮啊,一只只……一网兜河蟹或者蚩蜞买回来,翻着泡,啧啧的声音,你想象一下。我爷爷听蟹时,爬过来的蟹还要多,那啧啧的声音,你想象一下。

“我爷爷从来不说谎话的。”讲故事的人这样强调了一点,继续讲下去——

有一次,他又去听蟹,回来时已是后半夜。快要走到东西方向的埭上时,他看到了鬼烧窑。什么叫鬼烧窑呢?就是说,三更半夜,有一个人在路边搭了个锅洞,不停地往里面塞东西。烧的到底是柴还是什么,看不清。鬼烧窑在谁家门前,谁

家就要触霉头,就要倒大霉了。那天夜里听蟹回去,他就看到了鬼烧窑。果然!过了两个月,那户人家男的病死了。又过了没多久,那户人家的儿子也没了。听到这里,震撼是有的,但我不作声,只在心里反驳:就算没有这种说法,难道就没有生老病死了?生活就不会发生意外了?虽然不相信怪七怪八

的说法,却又觉得科学无法解释的事到底不能否定其存在,所以我沉默着。

“我爷爷说,那火啊,和平日的火不一样。平日的火有光,鬼烧窑的火没有光。”“是火就有光,火就是光,没有光,那还算什么火呢?”我的大脑海马区一时无法呈现没有光的火这种意象,同时又觉得自己这个问题颇具哲思,讲故事的人回答不了,谁都回答不了,能够解答的大概只有苏格拉底。

他年轻的时候养水牛,养了贩去江南。当然是不用卡车的,他赶着牛,一路走过去。除了种田、养牛、罾鱼,他还有一把土枪,闲时去打鸟,打野兔。所以呢,作为他的宝贝外甥,在那个饭桌上肉类贫瘠的年代,讲故事的人自称吃过狗肉、野兔肉、刺猬肉,还吃过麻雀肉。

如今他早已不吃这些了。有一次看到有人蹲在路边卖刺猬,他把一网兜刺猬都买下,将它们放归到原野。用他的话说:说不定这一网兜正好是一家子,爷爷奶奶妈妈爸爸,还有孩子,都在一起呢。



或许当我们年老的时候,内心就会越来越接近童年,亲近老家,那是每个人心灵的故乡。

在时光倒流中回到原乡

——拉赫玛尼诺夫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赏析

□木火

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被人们记住,要归功于美国电影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(Somewhere in Time,又译“似曾相识”),将该乐曲的第十八变奏作为配乐,先后四次出现,鲜明的俄罗斯忧郁风格渲染了对美好时光的伤逝之情,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当然,电影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也得益于引用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。出品于1980年的这部电影,有着类似于《牡丹亭》的情节设计,两个有情人梦中幽会,最终分不清了梦里梦外。

在大学生理查德·科里尔的毕业典礼上,一位神秘端庄的老妇人赶来,送她一块金表,轻声说道:“回来找我!”随即飘然而去。回到家中,老妇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唱片开始在一架老式唱机上旋转,飘出“帕狂18变奏”的动人旋律。她含泪坐在摇椅上,手捧刚刚看完演出的节目单(舞台剧《春意盎然》),静默无语,内心却波澜起伏,她在沉思,在回忆,在怀念,往昔温情丝丝缠绕,如同乐音绕梁不绝。八年后,成为著名剧作家的理查德,为寻找灵感来到了一家酒店度假,在历史陈列室内,他被女明星爱丽丝·麦肯娜的照片深深吸引。此时,“帕狂18变奏”的旋律又缓缓飘出,将两个人的目光奇妙地连在了一起,穿越了时空,穿透了心灵……

1931年,年近花甲的拉赫玛尼诺夫于瑞士卢塞恩湖边置业,按照旧居模样布置。在这里,他开始创作钢琴及交响乐演奏的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,三年后完成作品。乐曲采用帕格尼尼《a小调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》的主题作为基本素材进行创作,这一方面是对帕格尼尼演奏技艺的敬佩,另一方面,或许是对他身世的感同身受,帕格尼尼同样远离祖国,于孤独中了一生,甚至死无葬身之地。此时的拉赫玛尼诺夫已逃离俄罗斯在异乡漂泊了10多年,乡愁伴随了他的后半生。“我离开了我的祖国。在那里,我忍受过青年时代的悲伤,并和它搏斗。在那里,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现在,全世界都对我开放,到处都是成功在向我招手。但是,只有一个地方,只有一个地方我回不去,那就是我的祖国。”

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时而激越时而沉郁,而第十八变奏,则一下子变得宽广而抒情,大气而浪漫,听来令人心潮澎湃。在电影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中,“帕狂18变奏”要表现的是醉人的爱情。但拉赫玛尼诺夫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,而是更深更广的“俄罗斯乡愁”——对逝去时光的追思,对故土的眷恋。“帕狂18变奏”象征的便是人生美好的时光。那应是童年的拉赫玛尼诺夫跟着母亲去教堂做礼拜,回来的路上,一颗纯净的心沐浴着掠过原野的风;抑或是在暑假,十七岁的他随亲戚来到乡间别墅度假,与少女薇拉一见钟情;又或者是在家乡伊万诺夫卡的草地上,年轻的作曲家端坐在圆桌前聚精会神地创作……一个个美好的记忆片段,一遍遍在脑海里重复,化作钢琴的表白和乐队的渲染,演变成荡气回肠的旋律,将感情从平静似水推向波涛汹涌,深深地震撼着心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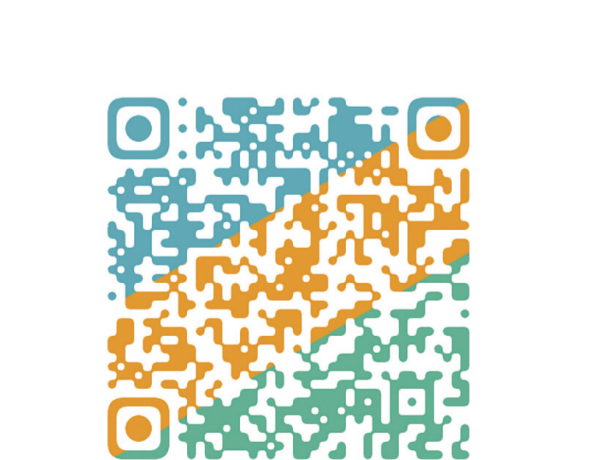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当我们年老的时候,内心就会越来越亲近童年,亲近老家,那是每个人心灵的故乡。而这也是拉赫玛尼诺夫无法排遣的乡愁——在他逃离了祖国,流浪在巴黎的日子里,一天在书店,拉赫玛尼诺夫偶遇从俄罗斯赴巴黎演出的指挥家,他急切地向老友打听听着熟悉的朋友,但没说出几句话,便哽咽着跑出了书店,泪流满面。

电影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中,当两位有情人泛舟湖上,理查德情不自禁地哼唱起“帕狂18变奏”旋律的时候,爱丽丝一下子爱上了这个曲子。“曲调很美,这是谁的作品?”“拉赫玛尼诺夫的狂想曲。”“我见过他一次,真喜欢他的音乐,可是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曲子。”电影中的这一幕是在1912的夏天,拉赫玛尼诺夫的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则完成于1934年的夏天。来自未来岁月的音乐触动了女主角的心灵,这一看似经不起推敲的细节,是否有着更深的寓意?

换作了1912年的拉赫玛尼诺夫,他已经创作出了感人至深的乡愁旋律,如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,如果他能够预知未来,相信他一定不愿走向未来。就像电影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中的理查德,不想回到现代,可那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去。无论是乡愁,还是爱情,那都是我们心中最柔软最美好的地方,只能沉醉在这优美的音乐中,让泪水浇灌记忆之花……

据说,电影配乐大师约翰·巴里在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第18变奏的基础上,创作出了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主题曲《似曾相识》。或者说,那主题曲就是“帕狂18变奏”的一首变奏曲。甚至,还有一个离奇的传说:那是在“帕狂18变奏”的五线谱上以某一线为中心,将上下的音符翻转过来,从而成就了此曲。传说仅是传说,但从作品结构来看,两首乐曲称得上是姐妹篇,其在旋律的节奏、速度以及曲调的走向上,都十分相似。开始是钢琴轻柔而抒情的演奏,情绪逐渐高涨,随后绵密的弦乐重复主题,掀起层层情感的波澜,待高潮过后,又悄悄回到钢琴的独语。

两首乐曲的区别是,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主题曲表现的是爱情,显得更为温馨浪漫,或是深情脉脉,或是缠绵悱恻;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》第18变奏表现的则是乡愁,显得更为深沉宏大,情感的力度也更为强烈,寂静时宛如春夜里的声声呓语,热烈时则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。聆听这两首乐曲的你,一定会被“帕狂18变奏”所震撼,同时也会沉醉在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主题曲的似水柔情里。



扫二维码听音乐